



烟岚山居(国画) 吕效书

商都钟鼓

### 遵纪守法 尊重生命

彭天增

有这样一起惨不忍闻的交通事故，一个三岁的小女孩，因为她的爷爷骑电动车送她去幼儿园的途中违反交通法规，致使小女孩惨死在车轮下。事故的过程是这样的：小女孩的爷爷骑车在一交叉口等红灯，但他没有在停车线内等候，而是伸出去十多米，这时一辆拉着高载货物的大货车正巧在他的身后需要右转，大货车很慢很慢地艰难地拐着，其实右辐板已经贴住他的电动车了，但他只是稍微侧了一下身子，仍然原地不动，终因角度太小，司机视线受限，电动车被大货车上捆扎货物的附着物挂倒，老爷子本能地向外侧倒下侥幸无恙，小女孩就没那么幸运了，小女孩连人带车倒向左侧，当场毙命于车轮之下。

时下，爷爷辈的骑车接送孙辈的现象相当普遍，的确为子女们分担了不少的忧愁，但有些上了年纪的人却不严守交通法规，这又不能不叫人担忧，而且有些老人你还说不得，如你非要多管“闲事”，对方就会白眼翻你，要么根本不予理睬，甚至还会反唇相讥，宁要面子不要安全，奈何之。

笔者是做交通管理工作的，每当在大马路上看到一些很有可能会酿成惨祸的交通违法现象时，尤其是一些违法者带着小孩，顿时就会产生一种难以形容的急切情绪，总想当场对违法人教训一番，然而笔者深知国人的脾气，你表扬他可以，你当众批评他万万使不得，为了面子有的敢和你玩命，至于生命要在保全面子的前提下再去顾及，鉴于此笔者往往又不得不忍气吞声。

在此，笔者可以告诉大家一下这篇悲剧的一点后续，为着搜集新闻资料，笔者在这起交通事故善后处理时，也如约到场，当我见到那个惨死在车轮下的小女孩的爷爷时，一时情感竟无法控制，不知怎地竟毫无顾忌、口无遮拦，几近嘶力竭地当场教训起这个“肇事者”，然而老人非但没有半句的反驳，反而上前抱着我痛哭着重复着说：“你说得对，你说得全对，你说的我全听，你说得对，你说得全对……”在场的人都为之落泪。

在此，我要说一句心里话，在当今年多路少、驾车人鱼目混杂的情况下，就是一丝不苟、严格遵章之下还不能有丝毫的松懈，更何况无视法规，我行我素，那等于在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高空走钢丝，危险随时随地就有可能降临。

新书架

### 《她们谋生亦谋爱》

白雪

漫漫古典情系列代表作品《她们谋生亦谋爱》推出该书全新修订版本。除去令人耳目一新的装帧设计不说，在新版的“谋”中，作者经过多年考证，重新梳理了“秦淮八艳”的主要脉络，剔除了旧版中一些旁枝的线索，并加入了当时古人对八艳的评价与解读，可以说是“细粮细作”，更新了近六成内容。

作者闫红在修订此书之时，依然保持着她被王蒙赞为“活读”的风格，即是“用自己的经验、性情、信息、聪明”来补充阅读所获，用活生生的生活来解读作品；同时以作品解读自己的人生。

细读秦淮八艳的故事，是一个传奇解构的过程，文艺腔的字眼一委地，我们看到，人，在自己的命运中苦苦挣扎，尤其是那些女子，她们美丽、纯洁、多情、脆弱，纵然才气纵横，仍然一无所有，生存的本能与情感的热望掺杂在一起，她们谋生，亦谋爱。

随笔

# 草根的写作

王太生

这个世界什么都不缺，当然也不缺作家。草根的写作，我平常看那些文字，头发凌乱，看上去比较苍老，在本城的一家医院食堂打工。她窸窸窣窣，从一个塑料袋里拿出一沓文稿，嗫嚅着：“这是我写的长篇小说，恳请多提宝贵意见，希望在网站首发。”

写小说的女人，有点不好意思，她坦言不会打字，在异乡的夜晚，一个人在宿舍里，孤独、寂寞，想起了什么，就找来平时别人丢弃的小广告、化验报告单，铺展开来，就着背面的空白，小心翼翼地写。听说“洗碗妈”还会写小说，到食堂打饭的小护士，经常帮她打字。“这些都是真实的，写的全是我以前经历过的事情”，她推着粗糙的手，掩饰着在陌生人面前的拘谨。我知道，这个写自传的女人，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我也是一个有着草根特质的文本写作者，我的朋友都是这座城市里的一些小人物。有一天，我和卖服装的儿童诗了，等到哪一天自己老了，他的女儿成家，有了小孩，他就把写过的诗，念给外孙，或者外孙女听。于二还神秘兮兮地向我求证，听说现在电脑也能写诗啊？诗人被电脑打败了，这个世界还要不要诗人？

草根的写作是一种排遣和宣泄。那些略带着体温、忧伤和希冀的文字，从小人物身上萃取，透透着人生顿悟的禅意；那些温暖的，或站立起来能够行走的文字，从狭窄天空，仰望的精神诉求，袅袅升腾。

我认识好多年的李爹，今年68岁，也是一个草根写作者。他从上世纪70年代做电台通讯员开始，写些“豆腐块”。有一天，李爹多找着我，非要看他珍藏多年的宝贝不可。李爹说，我那些宝贝啊，收藏了30多年，那800多张稿费单，是我这辈子的财富。汇款单上，大多两毛、三毛，也有一元、二元。李爹年轻时，在饮食店做会计，业余喜欢爬格子，“那时工资才26元，我用稿费养老娘，给她老人家买八分钱一只的大烧饼，我用稿费尽孝啊！”想起去世多年的老娘，李爹仰天长啸，唏嘘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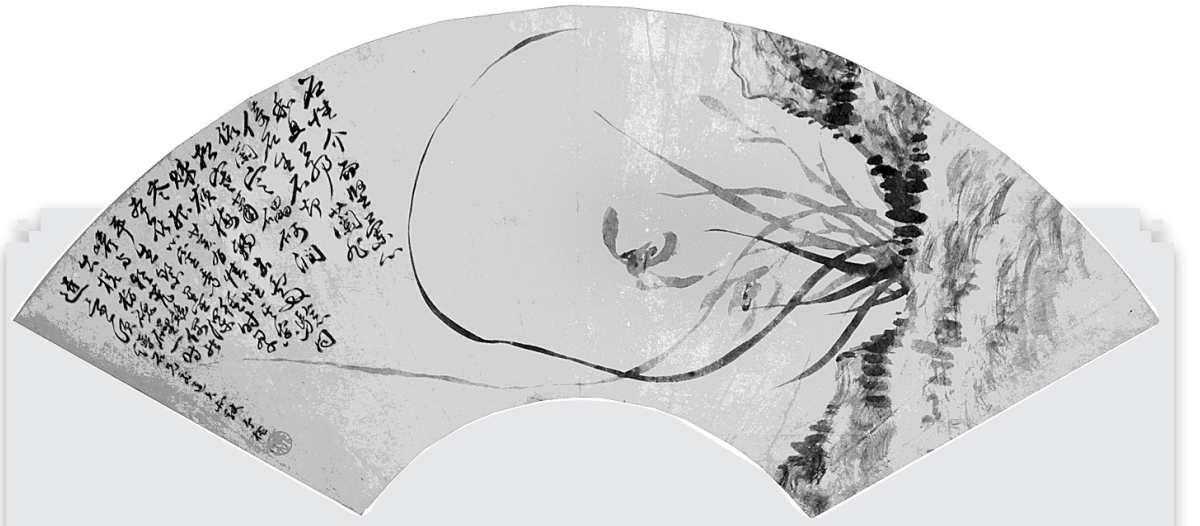
我也是一个有着草根特质的文本写作者，我的朋友都是这座城市里的一些小人物。有一天，我和卖服装的儿童诗了，等到哪一天自己老了，他的女儿成家，有了小孩，他就把写过的诗，念给外孙，或者外孙女听。于二还神秘兮兮地向我求证，听说现在电脑也能写诗啊？诗人被电脑打败了，这个世界还要不要诗人？

我和他开玩笑，你喝酒得来的灵感乍现，速度上肯定斗不过一台电脑写出的词《满庭芳·春花秋月》，“一笑功名，壮观天意，飞泉白石按行。壮哉行矣老子未成黄。问玉函中律度，嗟老矣，膝上文章”，于二沉默了。

我心里在想，即使以后电脑写诗了，那也只是徒有外壳的华丽堆砌，不是从胸膛里流出来，没有体温的诗，还是诗吗？于二忽然拍手大笑：对啊对啊，我老婆在卖服装时，我闲着没事。我坐在冷板凳上在想诗，与那些大作家相比，人家伏在宽大的写字台上咔嚓咔嚓敲键盘，我趴在小板凳上写字，这样会不会会寒透了诗？我说，不会，无论是别墅、茅草房，还是小饭桌、红木桌……尊贵，或者卑微，虔诚的写作者，血管里流出的文字，都有着同样灵魂的崇高。于二听了，哈哈大笑。

草根写作者，没有游历名山大川，时间没有给他机会东张西望，写的也就是某个角落里的自己鸡毛，像笑里拿自己开涮，许多人拿自己和家人、朋友开涮。这样的写作，表达出的，却不是一样的土布人生。

那个时代不能没有大作家，但也不能缺少小文人，是他们丰富着我精神画廊的精致绒质地。



中原收藏

### 蒋予检扇面画

蒋予检，字炬亭，河南睢州（今睢县）人。清道光（1822年）举人。历官卢陵、宜春、峡江、新昌知县。与何绍基交往甚多，曾你赠一书画一画，我作一画你补一跋，何书画当时影响大江南北。蒋予检工书学颜、柳。尤善绘画，特善画兰，片纸尺幅，人争宝之，被誉为“画兰圣手”。其兰图，格调高雅，尽得六法，自然超举，放肆飘逸，天

题长跋，行笔随意挥洒，章法奔放无拘，啸咏自姿，旁若无人。好一幅扇面杰作！赏之使人满目春光，润人心脾。著有《兰谱》、《挾清书屋诗稿》、《政余集》等。1966年日本清雅堂曾出版珂罗版宣纸精印《蒋予检墨兰册》。《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中国文艺史》、《文苑英华》等各种专业书典有载。  
王顺喜供稿

文史杂谈

## 古代的焚香文化

陈永坤

“随风本胜千酿酒，散馥还如一硕人。”极其生动地描绘了焚香给人们带来的莫大享受。在《三国演义》中，就有描述诸葛亮在城楼上焚香、弹琴、唱空城计的情节。北宋大文豪东坡，在赴澹州路过广州时，买了好几斤檀香，并建一“息轩”，常在轩中焚香静坐。他题诗曰：“无事此静坐，一日似两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观书时，斋中常要焚香，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官身常欠读书债，禄米不供沽酒资，剩喜今朝寂无事，焚香闲看玉溪诗。”陆游官职卑微，所得“禄米”还不够他买

酒喝的，但他看书时也还是舍得花钱买香烧的。《红楼梦》中的贾宝玉题有一副楹联：“宝鼎茶烟闲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描绘的是一缕缕青色的烟雾从宝鼎之中袅袅升起，幽窗之下两人品茶对弈的悠闲情形。古代焚香使用的“香”，为经过“合香”方式制成的各式香丸、香球、香饼或香的散末，而非今日之线香。香末是放在香盒里焚燃的，香盒里的香槽压出“福”、“寿”字样。香末压紧之后，便可沿着沟槽依次燃着，可惜现在香盒随着香末的消失，也很难觅见了。

郑州地理

## 刘德城村名的由来

朱坤杰

刘德城村是管城区南曹乡一个历史悠久的村庄。有很多市民误认为该村名由人名而得，其实村名的由来很有戏剧性的巧合。

据传，村子南边原来有一道沙岭，上面长满了柳树。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在沙岭边定居，形成村庄，人们都叫柳树岗。三国官渡之战后，关羽路过柳树岗时，得知刘备在古城的下落，关羽听后十分高兴，当即下令在此犒劳将士。为纪念关羽曾在此停留过，后人便在村中修建了一座关帝庙。现在虽然该庙早已不存在了，但遗址处仍保留有一尊古老的石狮子。

公元1865年，该村建造了一道土寨墙，周长约800米，并建有西和南两个寨门。竣工时，村里请来戏班助兴，戏台就搭在关帝庙前，唱了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炮响三声斩蔡阳的连本戏《古城会》。演出当中，村内主事人得知戏班班主不但能编

戏，还擅长书法。于是，就邀请刘班主共商为寨命名和题写寨名的事。由于设计寨门时型如一个宝盆，有聚财纳金之意。经商议南叫“金城寨”，西门叫“宝合门”。刘班主在题写寨门名字时，突然联想到刘备是因得古城而聚群英，并在此发迹，自己姓刘，因在这里演《古城会》而被邀题写寨名。于是，便在“金城寨”下方的落款处，写下了一语双关的“刘得城”三个字。过了很长时间，由于战乱及人为破坏，寨墙和寨门多处被毁。寨门上方的砖刻寨名也不知去向，仅留下落款处“刘得城”三个字，后来，凡是外地人路过这里，看到寨门上“刘得城”三个字，都以为是村名，久而久之便当作村名叫了起来，其中“得”字也变成了“德”。1997年郑州市地名办公室出版的《郑州市古今地名词典》中，已把刘德城村列为标准地名。但村人在书写时，也有人把“城”写为“成”。

我权衡片刻，开口道：“其实说白了也没什么特别，我做判断的原理很简单，就是重心。”刘局似有所悟，我随即解释说：“汉代铸印使用的是灌铸法。这种工艺在浇铸曲面较多的复杂造型时，很容易混入空气，产生气泡，造成空心。越是复杂的造型，空心越多。这枚印章最精致的部分，是飞熊状的印纽，因此这一部分的金属内质会含有不少空泡。”

“那位伪造高手显然不知道这个细节，他在伪造的时候把飞熊纽这部分给做实了，没留气泡，导致的结果就是仿章的重心较之真章发生了变化，这是个初中物理常识级别的马脚。”

“刚才我拿棉线吊印，就是在判断两者重心的位置。真正的飞熊纽金印，应该是下沉上轻，易生翻转，只有假货才会正正当当不偏不倚。有时候古董鉴定就是这样，没那么神秘的花哨，就是捅破一层窗户纸的事。”

刘局听完笑道：“看着神秘，原来也就是初中物理的水准。”我点点头，没有否认。“我已经跟您说了一个秘密，现在轮到您给我一个底了吧？”

刘局大笑：“你果然是不肯吃亏啊。”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楠木的茶盘，茶盘上搁着五个连瓣儿白瓷小茶碗。我对瓷器不太熟，感觉似是德化窑的，不过估计是晚清或者高仿的，不算什么珍品。刘局拿起一个竹制茶夹子，把五个茶碗摆成一个十字形状，一碗在当中，其他四个分别位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然后他又把西边那个茶碗翻过来扣着，抬头望着我。

这套显然是个茶阵，我以前听人说在旧社会，像是漕帮、红帮之类的会党宗门，会用这一套玩意儿作为联络暗号。可我一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青年，哪明白这些东西。我跟刘局对视了半天，无动于衷，刘局有些失望：“看来你什么都不知道。”

“这要看刘局你让我知道多少了。”我绵里藏针地顶了一句。我俩对视了半天，刘局忽然问：“你这手鉴定功夫，是从哪里学来的？”我老老实实回答：“一半是看书学习，一半是自己做买卖时琢磨的。”

“没人教你？”

“没有。”

“你父亲许和平呢？”

我心里一突，到底是政府大领

导，连我爹的名字都打听清楚了。”

“我爹一直不让我沾这行，说脏，他自己也从来不敢碰。一直到了‘文革’他去世，我才开始接触金石，跟人混久了，多少学到点东西。”

我一边说着一边暗暗打定主意，如果他问那本《素鼎录》的事，我就一口咬定，死不承认。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我可能惹不起这麻烦。

听我说完，刘局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难怪……这四海高斋的名字，倒真是实至名归。”

“您认识我父亲？”

“不认识，不过你这手‘墨丝诊脉’的功夫，我以前是见识过的。”刘局用指甲慢慢敲着桌面，“你没得家传，居然也会‘墨丝诊脉’，看来家学也不算完全荒唐。很好，我很欣慰。若非如此，你今天也进不了我这间办公室。”

他往桌上一指：“这副茶阵，以你的观察能力，不妨试着猜上一猜。”

我皱起眉头，这可真是给我出难题了。

刘局淡淡道：“若你能看破这个茶阵，咱们才好往下谈。若是看不破，说明你缘分就到这里为止，其他事更不必知道。我让人把你送回去，该有的酬劳一分不少，你继续做你的生意。”

听了这话，我还真想干脆一走了之。可刘局这是话中有话，刚才他一眼识破小茶碗。我对瓷器不太熟，感觉似是德化窑的，不过估计是晚清或者高仿的，不算什么珍品。刘局拿起一个竹制茶夹子，把五个茶碗摆成一个十字形状，一碗在当中，其他四个分别位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然后他又把西边那个茶碗翻过来扣着，抬头望着我。

这套显然是个茶阵，我以前听人说在旧社会，像是漕帮、红帮之类的会党宗门，会用这一套玩意儿作为联络暗号。可我一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青年，哪明白这些东西。我跟刘局对视了半天，无动于衷，刘局有些失望：“看来你什么都不知道。”

“这要看刘局你让我知道多少了。”我绵里藏针地顶了一句。我俩对视了半天，刘局忽然问：“你这手鉴定功夫，是从哪里学来的？”我老老实实回答：“一半是看书学习，一半是自己做买卖时琢磨的。”

“没人教你？”

“没有。”

“你父亲许和平呢？”

我心里一突，到底是政府大领

导，连我爹的名字都打听清楚了。”

“我爹一直不让我沾这行，说脏，他自己也从来不敢碰。一直到了‘文革’他去世，我才开始接触金石，跟人混久了，多少学到点东西。”

我一边说着一边暗暗打定主意，如果他问那本《素鼎录》的事，我就一口咬定，死不承认。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我可能惹不起这麻烦。

听我说完，刘局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难怪……这四海高斋的名字，倒真是实至名归。”

“您认识我父亲？”

“不认识，不过你这手‘墨丝诊脉’的功夫，我以前是见识过的。”刘局用指甲慢慢敲着桌面，“你没得家传，居然也会‘墨丝诊脉’，看来家学也不算完全荒唐。很好，我很欣慰。若非如此，你今天也进不了我这间办公室。”

他往桌上一指：“这副茶阵，以你的观察能力，不妨试着猜上一猜。”

我皱起眉头，这可真是给我出难题了。

刘局淡淡道：“若你能看破这个茶阵，咱们才好往下谈。若是看不破，说明你缘分就到这里为止，其他事更不必知道。我让人把你送回去，该有的酬劳一分不少，你继续做你的生意。”

听了这话，我还真想干脆一走了之。可刘局这是话中有话，刚才他一眼识破小茶碗。我对瓷器不太熟，感觉似是德化窑的，不过估计是晚清或者高仿的，不算什么珍品。刘局拿起一个竹制茶夹子，把五个茶碗摆成一个十字形状，一碗在当中，其他四个分别位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然后他又把西边那个茶碗翻过来扣着，抬头望着我。

这套显然是个茶阵，我以前听人说在旧社会，像是漕帮、红帮之类的会党宗门，会用这一套玩意儿作为联络暗号。可我一个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青年，哪明白这些东西。我跟刘局对视了半天，无动于衷，刘局有些失望：“看来你什么都不知道。”

“这要看刘局你让我知道多少了。”我绵里藏针地顶了一句。我俩对视了半天，刘局忽然问：“你这手鉴定功夫，是从哪里学来的？”我老老实实回答：“一半是看书学习，一半是自己做买卖时琢磨的。”

“没人教你？”

“没有。”

“你父亲许和平呢？”

我心里一突，到底是政府大领

导，连我爹的名字都打听清楚了。”

“我爹一直不让我沾这行，说脏，他自己也从来不敢碰。一直到了‘文革’他去世，我才开始接触金石，跟人混久了，多少学到点东西。”

我一边说着一边暗暗打定主意，如果他问那本《素鼎录》的事，我就一口咬定，死不承认。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我可能惹不起这麻烦。

听我说完，刘局露出若有所思的表情：“难怪……这四海高斋的名字，倒真是实至名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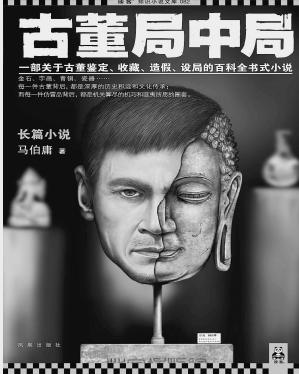
“您认识我父亲？”

“不认识，不过你这手‘墨丝诊脉’的功夫，我以前是见识过的。”刘局用指甲慢慢敲着桌面，“你没得家传，居然也会‘墨丝诊脉’，看来家学也不算完全荒唐。很好，我很欣慰。若非如此，你今天也进不了我这间办公室。”

他往桌上一指：“这副茶阵，以你的观察能力，不妨试着猜上一猜。”

我皱起眉头，这可真是给我出难题了。

刘局淡淡道：“若你能看破这个茶阵，咱们才好往下谈。若是看不破，说明你缘分就到这里为止，其他事更不必知道。我让人把你送回去，该有的酬劳一分不少，你继续做你的生意。”



古董局中局

马伯庸著

长篇小说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

马伯庸著